

大 眾 文 藝 叢 書

生 死 仇

遼 斐 · 陳 明 著



大衆文藝叢書 第一輯

傅家寶 (小說集)

鍾惺 著

親家 (小說集)

康 濯 著

囑咐 (小說集)

孫 犁 著

望南山 (中篇)

楊 朔 著

劉志丹的故事 (中篇)

曹 均 倫 著

在城郊前哨 (散文)

殷 辰 著

穆林女獻槍 (詩)

王 亞 平 著

生死仇 (詩)

迷 嬰 · 陳 明 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生 死 仇

一九四九年八月華北一版

基本定價：

仇 死 生

著明陳•斐遂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生死仇

作者 遼 斐 · 陳 明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月八年九四九一

版一第版北華造印平北在

人物表

嚴敦厚：中和堂藥舖的掌櫃，五十多歲。

嚴伯民：其子，三十歲。

劉淑英：其媳，二十八歲。

范懷和：其外甥，藥舖學徒，十九歲。

龍兒：其孫，九歲。

崔老奶奶：街坊，五十二歲。

劉虎：三十六歲，「十九號」情報員。

馮占鰲：三十九歲，「十九號」情報員。

李書樓：三十歲，「十九號」情報科長。

白玉娟：二十七歲，「十九號」情報員。

韓玉山：二十五歲，「十九號」便衣。

馬山德：二十四歲，「十九號」便衣。

朱玉金：二十八歲，「十九號」便衣。

趙班長：三十歲，偽自衛班長。

偽自衛隊員甲，乙。

保丁：三十歲。

高揆一：二十四歲，鐵路工人。

劉天孝：三十二歲，小商販。

郭松元：小房主，三十六歲。

賈西春：商人，流氓，三十六歲。

許文炳：二十八歲，變戲法的，國民黨員。

馬弁：二十八歲，「十九號」趙主任的馬弁。

王忠元：四十五歲，看守。

時間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月

地點

石家莊

第一幕

第一場

地點：中和堂藥舖櫃上。

時間：七月某日黃昏。

開幕時：范懷和正在碾藥，龍兒及劉淑英坐在櫃裏，門外暮色已臨。

英：別算了，龍兒，看你爺爺回來沒有？

龍：不，我把這題算好。

（嚴敦厚上）

英：爹，回來了，今兒個這末晚，一忽就快戒嚴了。

范：（給拿長袍掛起）舅！喝水。

嚴：到橋東看病，半路上又算救了半條命。（咳嗽）

英：你累了，早點歇着吧！

嚴：不要緊。

英：爹爹今天儘是些什麼病？

嚴：儘是時症嘞。

英：這一陣太熱，容易得時症。

嚴：唔！這一陣時症特別多。

范：舅！（送上熱手巾給嚴）

嚴：橋東有一家，掉了戶口冊，昨兒個夜裏就把這人抓走了，剩下七十歲的老娘，沒法活，瞅着沒人就上吊了，恰好我在那兒，請我去折騰了半天，才算救過來，唉！這些都不用提了。喔！我出門半天，家裏有什麼事麼？

范：有一個人請舅看病去。

嚴：讓我歇一下再去，是誰家？（英急去拿袍子）

范：安國縣黨部張秘書，還是給他二姨太太治病！

嚴：又是他！（對拿着袍子的英）不用了，我顧不上去！

英：爹！上回你沒有去！這回再不去，不好吧！

嚴：他那個病，不要緊，再說，我累了。

英：他有錢有勢，得罪他可不成！

嚴：唔！

范：這一陣抓人抓得亂糟糟的。

嚴：（咳）

英：爹，你不常說，咱們行醫的應該濟世活人，不能見死不救麼？

嚴：咳！這看對什麼人，他那種憐病，看好了也白費，再說他們有門路，那裏不能找到醫生。（咳）唉！年歲大了，精力顧不過來，你快打電話去，回絕他，說我病人多，沒回來！（咳）

范：唔！（下）

英：爹，你又咳嗽了，那就歇歇去吧！

龍：爺爺，爺爺，你看我寫的。

英：你爺爺累了，別給他纏。

嚴：不要緊，我看！（唸）濟世活人，寫的好，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唔！不，不知這。

嚴：你爸爸該回來了。

龍：我到門前瞧瞧去！（高興的收拾書包）（范上）

范：電話打了，回絕了。

嚴：唔！噫！這付葯怎麼到這時候還沒取走。

范：喔！她眼下沒現錢，說明天來取。

嚴：這做得太不對啦！我跟你說過好幾回，咱們作買賣的人，固然爲了掙錢養家，而行醫的是爲了濟世活人，她實在拿不出來，就算了嘛。

范：她說害病是背錢的事，錢背够了就好了！不化錢吃藥，病好不了。

嚴：這是誰點的？

范：街坊崔奶奶替他小子點的。

嚴：這就更不對了！崔老奶奶常常跟咱們來往，家裏就靠拴兒拉洋車，掙一天吃一天，他病了就斷頓，所以她這麼說，嗨！你這孩子……

范：那我快給她送去。

嚴：對了！快送去！以後千萬要記住，該幫助人的時候就幫助人。

范：記住了。

龍：媽，我也去！

嚴：不要把我的話當耳邊風，懷和，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我這都是金玉之言，也是爲人處世之道，你是我的外甥，我才這樣對你說，你別聽了不高興呀！

范：我沒有不高興！

龍：媽，我跟懷和叔叔去。

嚴：去吧！就回來。

（范，龍同下）

英：爹，你看伯民出卡子這末些天，還不回來。這幾天我常心驚肉跳，不會出什麼事吧！

嚴：那是因爲你惦記他太過了。

英：這幾天好些地方被那邊佔了，警察特務到處抓人，鬧得鷄飛狗叫，晚上不到十點就戒嚴了，聽說卡子上特別嚴實。

嚴：咱們買賣人，沒關係。

英：怕伯民從那邊……

嚴：藥行公會大夥推舉他去採辦藥材，大家夥的事，有憑有據，不怕。

（范，龍上）

范：舅，送到了。

龍：爺爺！崔奶奶說謝謝爺爺。

范：她說咱常幫他，等拴兄弟好了，過來謝您。

嚴：咱們不為這些，替人治病是咱們本份。

英：好了，龍兒該睡去了，明天還上學去。

嚴：龍兒跟媽去睡吧。

龍：爺爺，我去睡呀！（同英入）

嚴：你完了麼？

范：沒事了。

嚴：懷和，來，接着講下去。（咳）

范：您早點睡吧，我自己看。

嚴：（搖頭）（唸）神聖工巧，是診病的要道；望而知之謂之神，所以要目察五色；聞而知之謂之聖，所以要耳識五音；問而知之謂之工，所以要言審五病；切而知之謂之巧，所以要指別五脈。這望聞問切，神聖工巧，就是識別病症的要道……（敲門聲）有人叫門，你去開門。

范：（開門）！伯民哥回來了，（伯民風塵滿面，推了自行車上）
民：爹！

嚴：啊！伯民，你回來了，路上好走麼？

民：路上到沒什麼。（龍跳上，英跟在後面）

龍：爸爸，我才唸叨你呢！

民：好，龍兒，乖，爸爸給你帶吃的來了。

（龍兒跳到桌前，取出書本寫）

嚴：伯民，你今天什麼時候動身的，怎末到這時候才到家？貨卸在那兒？

民：咳！不用提了。進卡子的時候，哨兵看見兩車貨，硬說是從匪區運來的，連人帶車，押到警察局去了，好說歹說給了卅萬塊錢，才放我出來，要找兩家舖保，才能把兩車貨取回來。

嚴：唉，不要緊。貨辦到了就成，明天到藥行公會去，找兩個舖保吧。

范：伯民哥！洗臉水打了，在這洗吧。

民：放到裏屋去吧。

英：家裏奶奶她們好吧？

民：他奶奶身體挺結實，日子過得也好。好幾年沒看見龍兒，他老人家頂想他，叫把龍兒送回去；要不，全家都回去。爹，我看那裡做買賣的都發財，又不受卡子上的窩囊氣，倒不如都回去好！

嚴：經營十多年了，換地方幹麼，在那小地方也沒大發展。

民：誰說沒發展？（悄悄地）辛集發展可好呢？那兒又不像這兒，這個捐那個稅的。

嚴：得了，別說了。

民：這兒接收大員把老百姓劫收完了，那邊政治又好。

英：你少說兩句還不成！

嚴：做買賣的管那些幹什麼？

英：快洗臉去吧！

龍：爹，你瞧。

民：唔，寫得好！（入內）

英：（唸）「爸爸回來了」，寫得歪七歪八。

嚴：我看看，好！快給龍兒吃梨，吃了睡覺去吧！

英：（向內室）伯民，你吃飯沒？

民聲：沒！

英：想吃什麼，我給你作去。

民：隨便做點吧。（嚴拉龍入內）

英：（對范，）把門上了吧！（入另一室）

（范上好門，獨自收拾）（少頃打門聲）

劉聲：開門！開門！

范：誰呀？

劉：嚴掌櫃在家麼！開門！（范開門）

范：你先生看病麼？

劉：不是。

范：抓藥麼？請坐！

劉：不，麻煩你們掌櫃的一點小事！

（劉淑英端飯碗上）

英：什麼事呀！

范：找掌櫃的說句話。

英：請坐，爹！爹，有人找你！你有什麼事呀？

劉：跟你說也一樣，不用叫他了。

嚴聲：我這就來。

英：貴姓？

劉：我姓王，徐文斌先生托我把這一包東西送到你櫃上擱一下。他一忽兒就來取。

英：徐先生，那個徐先生，我們不認識呀！

劉：認識，認識，……都是安國人，鄉親，徐文斌嘛，把這包東西放一會馬上就來拿。

英：你不坐一忽？

劉：不了。（下）

嚴：（上）是誰來了？

范：一個姓徐的，叫徐文斌，他把一包東西放在這兒！

嚴：人走了？

范：那人怎末鬼鬼祟祟的。

英：說一會就來取。

嚴：唔。

范：這東西怎麼這末沉，是什麼？（打開看）

嚴：別人放的東西，別動他。

英：啊喲，是槍！

范：槍！

嚴：別嚷，別叫大家知道，快包起來！

范：還有信，是給您的，舅。

嚴：（看）我不認識這個姓徐的呀，怎麼托我保存？！

英：他不來取了？

范：那咱們怎末能放這個？

（嚴伯民上）

伯：什麼事呀！

英：一個姓王的，硬把這枝槍留下，說是姓徐的，是個安國人，叫咱們給他藏一藏，（又急又怕）你看，這怎末辦？

嚴：我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這種事也不能亂託人，我看這事不的確，我們

不能留下。

民：姓王的到那兒去了？追他去？

范：已經走遠了，（怕得要哭）現在特務亂抓人！

民：是咱們得罪人了，人家跟咱過不去？

嚴：沒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伯民，我看把他撩到後院井裏去！

英：那怎末成，一會姓王的來向我們要呢？我們還是包好，等他來取。

范：都快戒嚴了，他要來取呢？

民：我把他交到派出所去！

嚴：送派出所事情就鬧大了！

民：那找個嚴實地方先藏起來。（正走）

（門外，便衣等一擁而進）

韓：不許動，一個也不准動！把戶口本拿來，（嚴伯民想去拿）不用，擱在什

麼地方讓我們伙計拿去！

嚴：在屋裏桌子抽屜裏！

(便衣推龍兒上)

龍：媽！我怕。

(便衣入內取戶口本，馮與戶籍員上)

英：別怕。

馮：你叫嚴敦厚麼？

嚴：唔。

韓：這是誰？

嚴：是我兒媳婦。

韓：那個呢？

嚴：是我們櫃上伙計。

馮：這個呢？

嚴：嚴伯民，是我兒子。

馮：才從卡子外面逃回來的，是不是？

民：是，才替藥行公會辦貨回來。

馮：到卡子外面去，到保裡呈報過沒有？

嚴：報告過。

戶：倒是報告過的。

韓：你敢担保他出去不是通匪？！

戶：不敢，不敢。

馮：你少廢話！你是到八路區替徐文斌送信去了。

嚴：徐……

民：什麼，我是去買藥的，沒有送信。

馮：啥，別裝糊塗了！搜！（衆先搜室內無所獲）——搜他們身上！

（搜到伯民身上，發現槍）

韓：這是什麼，他媽的這幹什麼？還有信！

英：這不是我們的。

馮：是誰的？

嚴：一個姓王的剛拿來的，這人我們不認識，慌慌張張的跑了。

馮：哼，不認識，這信明明是徐文斌寫給你的，還賴！

韓：不認識，人家就把槍給你了？

嚴：這真是冤呀！

英：我們真不認識，那姓王的臉上有個疤，可以找他問問。

馮：你去找！你們快把徐文斌交出來，沒你們的事，不說，別想嘍哏過去！

嚴：實在不知道姓王的在那兒，姓徐的真連影子也摸不清。

韓：姓徐的在那？快說，說了就好辦。

嚴：我們實在不知道。

馮：不說，把他們帶走。

民：帶到那兒去呀？

韓：黨政軍團肅奸委員會！

嚴等：呀！

馮：你私藏軍火，勾通八路，還想賴麼，說不說姓徐的在那兒，不說，你們一家子通通的跟我們走。

嚴：還讓我們說句話嗎？

馮：到肅奸會說去！

嚴：唉，去吧！

馮：等等，拿張紙來，老規矩，具個結，說你們櫃上沒有少東西。

龍：媽，他們要你們上那去呀？

英：先生，你們要把我們都帶走，叫這小孩子怎末辦？

嚴：你把他留下吧，孩子離不開娘。

馮：快寫！

英：先生，你讓我把孩子托給人吧！

馮：走走，去！

英：（到門口）崔奶奶！崔奶奶！

崔聲：什麼事呀！我給栓兒吃了藥才躺下。（上）這怎末回事呀？

英：崔奶奶，我們家出了事了，沒有法子，得到肅奸委員會去……

衆：不許說！

英：喔！把龍兒靠給你，幫助照顧兩天，等我回來再謝你。

龍：媽！我不。

民：這一點錢，你留着照顧孩子用。

英：龍兒，好好聽話，一會媽就回來。

崔：唉！真是，錢，你們帶着到裏面去花吧，我再缺錢，孩子能吃我多少，龍

兒來，奶奶疼你。（孩哭）

馮：走！（陸續下，兩便衣在抽屜裏拿藥錢，把封條取出）

——幕急下——

第二場

地點：偽『肅奸會』審訊室。

時間：離第一場後三天，夜裏。

佈景：這是一個樓上，左手是窗，中間一桌，桌右綁人的鐵索柱子，刑具

放在一邊。

開幕時：室內光線暗淡，裡室透出燈光，慘叫聲，倒地聲。（李書樓由外室上，馮占鰲由內室上）

李：占鰲，怎末樣了？

馮：報告科長，嚴伯民一句口供也沒有，上過架子，暈過去了。

李：他不說，哼！也不問問這是什麼地方，我自己收拾他。噫，白小姐呢？

馮：白小姐說頭痛，她歇一忽兒再問那個娘兒們。

李：我不是早給你們佈置了麼？

馮：她說頭痛，有什麼法子？

李：時局這末緊，趙主任的命令又忘了，今天第三天了，還一點頭緒也沒有，今天要不從嚴敦厚身上問出徐文斌來，拿什麼來交代，趕快去把白小姐請來，你到郭松元那邊去看看……

馮：是！（下）

李：回來，告訴她，頭痛死了也得來問案，情報是從安國縣黨部弄來的，問不

出來她得負責！

馮：是，問不出來那還算主任的乾女兒？（下）

李：他媽的，老子從日本人在幹到現在，越幹越扎手了，這夥子共產黨，可算不好對付，唉！

（白睡意矇朧的上）

白：人家頭痛死了。

李：你乾爸爸等着要口供呢？

白：非我問不可。

李：過來。

白：幹麼，你不會過來！

李：好好，小姐，我過來。（耳語）你大聲問，我在裡面。

白：人家嗓子叫破了呢？

李：就沒個正經的時候！（韓送火盆上，下）

白：可是問出口供來，我的獎金怎末算？

李：雙份，行啦吧？

白：怎麼，是我從安國縣黨部弄來的情報，也只給雙份？

李：情報是你從安國縣黨部弄來的，問出口供來雙份，你乾爸爸還得給你額外獎金。

白：你呢！

李：照樣，好了吧！頭還痛麼？好好的問吧。

王聲：報告！劉淑英帶到啦。

白：進來，（劉淑英上）坐吧！（開燈）啣！這末熱，怎末把火盆放這兒，來人，（韓上）把這拿出去！

韓：李科長叫送來的。

白：放在外邊，多走幾步路，爛不了腳！

李：拿出去，拿出去，叫你拿上樓，就不會放在門外。（韓拿出去）也沒個眼利勁！劉淑英，你熟麼，咱們這兒是個教育機關，是講理的，你早早招了，老老實實的對白小姐說，說了就可以放你回去，你不是還有個孩子在家

嗎？

英：李科長：白小姐，我們冤枉哪！

李：你老老實實跟白小姐說吧。

（裡屋呻吟聲，李入）

白：（拼命地搗扇子）真見鬼，都快成蚊子世界了——劉淑英，你知道徐文斌住那兒？

英：我們實在不認識姓徐的。

白：別害怕，你是安國人吧，對，咱們是鄉親，人不親土親，你是個女人，我也是個女人，我還能害你麼，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吧！

英：叫我說什麼呀。

白：那枝槍是怎末回事？

英：那槍？

白：對了，不要怕，慢慢地說。

英：我到這兒幾天了？

白：三天。

英：三天以前，晚上九點多鐘，我正給伯民作飯，一個姓王的拿來一包東西，說是姓徐的叫他寄在我們櫃上放一放，一忽兒就來取，范懷和摸摸是什麼東西……

白：得了，你說，那姓徐的住那兒？

英：我們真不認識那姓徐的。

白：不認識姓徐的，怎末給你們寫這信，又怎末叫姓王的把槍給你們呢？

英：那姓王的以前也不認識，他樣子我可認識了，臉上有個疤。

白：臉上有個疤……得了，你說徐文斌長得什末樣吧！

英：我實在不認識。

李聲：你別裝蒜，快把去安國縣的情形說說。

民聲：我說。

白：你怎末不認識他呢，他常到你們櫃上去的。

英：常到我們櫃上去的，有抓藥的，有看病的，我怎末會認識他們呢？

白：不認識他，就敢把槍放到你們櫃上去了？

英：實在冤枉呀！

白：劉淑英，你別死心眼兒，我這都是爲你。

英：是，我都知道，謝謝您。（雷聲）

白：姓徐的到底認識不認識？

英：真不認識。

白：（示以照片）認識這個人麼？

英：不認識。

白：說實話！

英：真不認識。

白：（出其不意打英）你敢說不認識，這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幹什麼的，還嘴

硬！

英：………

白：你看我儘給你說好聽的，以爲我是好欺侮的，不識抬舉的賤貨，你不嫌熱

，我還嫌熱呢，快說！

英：叫我說什麼呀？

白：你自己想。

英：實在沒有了，白小姐。

白：還有呢？——你男人到八路區去送信的事呢？

英：喲，那真冤枉，他是去辦貨的。

李聲：你說徐文斌住在那兒？

民聲：我不知道！

白：哼，我是試試你，看你老實不老實，心眼裏是不是還向着八路軍。

英：白小姐，我們婦道人家不懂這些。

白：你老老實實說了，我們就可以放你回去，你男人，你公公，全都可以放回

去。

英：你話都說到這兒了，我還有什麼不說的，我們實在冤枉呀！

白：冤枉，冤枉，煩死人了！

李聲：拿傢伙來！（便衣乙拿燒紅的烙穿場入內）

英：這是幹什麼……

李聲：不說，收拾他！（伯民慘叫聲）

英：啊！不，不能，你們不能這樣，白小姐，李科長……

白：不準動！

英：白小姐，可憐……我們一家子吧，他是個忠厚人，你，你不能這樣折騰

他呀！（哭）伯民……

白：你快說吧！說了我們就不烙他了，你男人的性命在你手心裏。

民聲：我說，我，我活了三十歲，就恨自己沒真成了八路軍！

李聲：什麼，還嘴硬，（打聲）拿熱的來！

白：你說不說？（韓拿熱的烙上）

英：說，說。（撲着拉住便衣）

白：你說！

英：我，我什麼也不知道，他是個好人！（韓鬆手，英暈倒在地）

白：（踢英）真沒用，暈倒了。

李：（嚴上）伯民真鬆包，一個嘴吧就暈過去了，怎末樣，她說什麼沒有？

白：嘴真緊。

李：什麼也沒說？

白：說個屁！

李：真他媽的厲害，有人嗎？（便衣上）拿些涼水來，把他們弄醒了。

白：我看算了吧！爲一個徐文斌折騰了這末些天，一個影兒也沒抓到！

李：怎末？

白：這末晚了，我看今天算了，明天再說吧！

李：來人吶！（便乙上）

白：我說過就怕那些黨部供的情報不可靠！

李：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去，拿點涼水來，把嚴伯民他們弄

醒。

白：給我帶瓶汽水上來。（便乙下）

李：白小姐！你這樣辦事不成。

白：不成，不成，你是科長嘛，可以給趙主任說……（便乙上）

便：白小姐，汽水。（噴水在英臉上，入內）

李：真他媽的麻煩。

馮聲：他奶奶的，乾打雷不下雨，嘴裏都快冒烟了！（上）李科長，不行！不

行！

李：輕點輕點，怎末樣。

馮：忒他姥姥的，我問郭松元，徐文斌住在那兒，他說不知道，我一揍他，他就說徐文斌早兩天搬家了。再問他搬到那兒去了，他說不知道。棒子都打折了三根，人都死過了好幾回，他還是說不知道，問急了，他說他許是得罪了肅奸會的劉大爺了，他媽的真扎手。

白：誰呀？

馮：郭松元，徐文斌那個房東。白小姐，渴死我了。（奪過汽水瓶喝）

李：儘胡說。

（劉虎匆匆上）

劉：李科長，您在這兒呀！

李：怎麼樣？

劉：李科長，您看怎末辦？

白：什麼事？

劉：（把茶壺捧起全喝光）橋東五保三百多個老百姓造反了，把保長好搗了一頓！

李：打保長的人呢？

劉：在樓下等着呢，我把那幾個爲首的抓着了。

白：儘是些什麼人？

劉：儘是些臭起腳的窮光蛋。

馮：那是爲什麼來呀？

劉：說保長貪污了救濟總署的物資……

李：得，先押起來再說。

英：他，啊！他是王……

李：走，走，你們快走……（劉馮急下）

英：這兒是什麼地方，這是閻王殿麼？

白：這兒是南大街十九號，黨政軍團肅奸委員會。

英：白小姐，那位就是王……

白：王什麼？敢胡說！

李：起來起來，你怎末不懂好歹，白小姐一心給你帮忙，你不老老實實的說，

倒惹白小姐生氣。

英：李科長，我們冤哪。

李：不要緊，有什麼慢慢的說。

英：那槍實在是姓王的拿來的，我們不認識姓徐的。伯民出去辦貨，沒給八路

送信。

白：够了，够了，還是那一套，聽膩了。

李：劉淑英，我看你長得年青青的，也不醜，願意給你幫個忙，光明正大的活

路放着不走，你想找死麼？

英：冤枉哪！

李：來人，把這娘們弄下去。（便乙帶劉下）

白：我也走了。

李：你到那邊屋裏，去看他們審那個伙計怎末樣了。

白：唔！（下）

李：今天非問出個結果來。

馮聲：李科長，趙主任的電話。

李：來人，（便丙上）你在這看着，嚴伯民還沒醒過來。（下）

便丙：是！（走到屋裏）他媽的好臭，（走到桌邊看壺）一點水也沒有，（到

窗邊）掉開兩點啦！喔，老子不陪你受這份罪，（見樓下）好！他媽的吃

西瓜，也不叫老子一聲。

便丙聲：小子們好痛快，給老子吃些！

衆聲：好小子，要吃下來！

便丙聲：老子走不開，送一塊來！

衆聲：你他媽滾下來吃吧！（丙下）

（伯民從內昏迷的爬上，想喝水，倒下，清醒，記起這是何處，聽到慘叫聲，狂風暴雨將臨，努力爬到窗前）爹，淑英，我對不起你們了，你們想

法子活下去吧！（跳樓）（傾盆大雨聲）

衆聲：哟！誰！啊，什麼事？（便丙急上）

便丙：誰？啊？嚴伯民跳樓了！

（李出樓匆匆上）

便丙：報告李科長，嚴伯民跳樓了！

李：你作的好事，滾下去！（便丙下）到這兒來耍硬骨頭，（拿粗棍子擲下）

給我打，問他敢不敢！

白：怎末弄的？

李：氣死人！

（劉匆匆上）

劉：李科長，嚴伯民打不得了。

李：那白白便宜了這小子，以後大家都照樣呢！

劉：依小的看，來一齣假打，（耳語）看嚴老頭和他媳婦招不招，那不是一舉兩得麼？

李：好！好！你快去辦，把嚴伯民拉到那間地下室去。

劉：是，我再叫王看守去對嚴老頭和他媳婦說去。（下）

李：對他們說，要把他的兒子、丈夫打死了，看他招不招！喂！那伙計怎末樣？

白：范懷和麼，還是那句話，不認識。

李：好吧！等着吧。

（怒打聲）

嚴：別打了，別打了，我招。

王聲：報告科長，嚴敦厚要招。

李：帶他上來，（對白）哈！劉虎這小子能行。

白：要拿獎金了還能不賣力。（嚴敦厚上）

嚴：科長，求求你別打他了，我招呀！

白：你說！說了實話就不往死裏打你兒子了。

嚴：唔！我是個八路軍，是共產黨，不要打他，他不是。

李：唔，叫下面不要打了。

白：李科長叫你們不要打嚴伯民了。

李：你的上級是徐文斌麼？

嚴：我沒上級。

李：同黨呢？

嚴：光我一個……

白：得了，今兒個讓他回去歇歇，再想想，等他全說了再放他。

李：好！（急寫口供）那你在這畫押！

嚴：李科長，我什麼也沒……

李：快！在這書押！

殿：（接筆，凝視）

——幕急下——

第一幕

第一場

地點：僞『肅奸會』辦公室。

時間：離前一幕一星期。

佈景：牆上掛着殘缺的青天白日徽，反共反人民的標語。

開幕時：馮占鰲躺在沙發上，正在打鼾，桌上酒瓶等等攤着，劉虎上。

劉：噫，占鰲！馮先生·馮先生！趙主任來了，趙主任來了，趙主任！（馮醉眼惺忪地起）

馮：啊！趙主任來了，來了麼？（趕快收拾桌上東西）在那兒？倒了邪毒了，

又喝了酒，該又要挨開了，劉虎，要訓話麼？

劉：嘿……跟你鬧着玩的，趙主任沒來。

馮：捨你妮娃的，叫老子嚇了一跳。

劉：嘿嘿……馮大哥，李科長上那去了？

馮：不知道，許在白小姐屋裏。怎麼，找李科長有什麼事，找徐文斌有了門路了？

劉：門路，咳，給你說句知心話吧，憑那兩道卡子，這麼些步哨都卡不住徐文斌，你我就能馬上找到神出鬼沒的徐文斌？

馮：那你找李科長幹麼？

劉：缺錢用了，聽說趙主任批下咱們的獎金來了，老馮，中和堂油水不少？

馮：油水不少，咱們也肥不了！

劉：那你不要獎金了。

馮：怎麼不要？攔槍的是你，情報是白小姐得來的，可是人是我去抓的。

劉：對，就咱三個有功。（慘叫聲）你聽，這是誰，嚶，是鐵路工人高揆一！他媽的，給他些顏色看！

馮：走走！

趙：到那去呀？

馮：去向李科長要獎金呀！

劉：不，你先去吧！

馮：去不去？（握起酒壺打劉）去不去？

劉：兩個人一齊去，李科長會說我們的。你先去！

馮：瞧你心眼兒這麼多，太不痛快！（衝下）

劉：這小子喝醉了，非挨罵不成，白吃了這幾年飯，還沒摸到李科長的脾氣。

（李科長上）

李：你一個人在這兒，老馮呢？

劉：不知道，許是爲了獎金的事找您去了。

李：獎金？

劉：他說中和堂的嚴老頭已經招了，獎金也批下來……

李：什麼都由你們支配了啊？

劉：可不是麼，我說奸匪的大頭子還沒抓到，就能要獎金了？他還說扣下的兩

車貨也該分他一點。

李：他瘋了。

劉：可不是麼，我說機關收入全憑這些，他不信，硬要找您去。

李：他憑什麼這麼着急，有功的也不是他，槍是你去擱的，他做了什麼？

劉：是呀！白小姐得的情報呀！

李：嚴老頭的口供就不太確實，什麼也沒有招，徐文斌還在活動，他跟徐文斌的關係還要重新研究。

劉：是，您李科長判得對，小的說句不中聽的話，白小姐弄來的情報不……

李：她，她不賣力。

劉：唔！只是她還有點欺壓人。

李：也是，（被觸動的）她是主任的乾女兒……

劉：可不是麼，她是主任的乾女兒，誰都要……

李：誰都要什麼，讓他一點，哼，等着瞧吧！

王聲：賈西春帶來了！

李：進來。（賈上）

賈：李科長，劉先生，叫我有什麼吩咐？

劉：坐下，抽烟。

賈：謝謝。

李：嚴敦厚回號子去，儘說什麼？

賈：下雨那天回去，儘說冤枉，旁的什麼也不說。

劉：這幾天呢？

賈：儘叫媽叫娘的，說是打傷了，這兩天能起來坐坐，也是搭拉着腦袋，不說話。

李：他跟徐文斌的關係說了沒有？

賈：喔！有這麼回事，他說他不認識姓徐的，上個月只有一個姓言午許的許先生去看過病。

李：叫什麼名字？

賈：他說不記得名字了，像是南邊口音，不是安國人。

劉：那還不是胡編的，他知道你給咱做事了吧？

賈：沒，沒，那怎麼能呢？

李：郭松元跟他說過話麼？

賈：他病很重。

劉：他沒說話？

賈：他說來着，還罵呢！

李：罵什麼？

賈：他說餓不飽你們這些兔崽子，還沒有吃够，好！乾脆吃了我吧！反正活不了啦！

李：他罵誰？

賈：罵跳蚤！

劉：去他媽的！

李：好了，別在這待太久了，回去再注意着點，看他們都說些什麼，這些不是胡編的！

賈：李科長，什麼時候才能放我出去呀？我把偷了的戒指還藍仙了，放我出去吧！

李：嘿！幹麼這麼着急，說句實心話，你在這裏沒有受什麼罪，我們也沒有把你當外人看待。

賈：是，這我明白，靠大夥關照！我謝謝。可是我關在裏邊快兩個月了，老婆孩子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李：替我們作點成績出來，就放你回去，下去吧！

賈：咳！（下）

劉：李科長，您說嚴老頭的話確不確實？

李：不能全信，不可輕信。

劉：是！對！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能放走一個。

李：這案子弄錯了沒關係，只要把徐文斌的線索找出來就對，你得加緊幹，才不枉費我提拔你！

劉：是是，蒙李科長抬舉，只要您科長吩咐，小的一定賣力！

李：那你去吧！

劉：（又退回）科長，小的一直不敢問，老馮在中和堂拿的人參燕窩，給您送來了吧？

李：沒有呀！

劉：他拿的不少，許是喝醉了，送錯人了。

李：好，等着吧，喂！把高揆一新的材料帶來。

劉：是！（下）

（李鬆弛的、吹日本小曲，拉胡琴）

（白玉娟花枝招展的上）

白：李科長，您沒出去？

李：唔。對付共產黨倒不怕，就怕自己人在背後抽筋。

白：喲！那怎麼敢，你李科長一人之下，衆人之上，搗蛋，不怕送到密子號去

麼？您怎麼沒出去逛逛？

李：沒有，正在研究中和堂這案子呢！

白：怎麼樣？

李：對付這夥子共產黨真困難。

白：您李科長是老內行了，怎麼也說這種話，哈哈！不管這些，快給我吧！

李：什麼？

白：獎金。

李：又是獎金，小姐，這個案子弄錯了，嚴敦厚與徐文斌根本沒有關係。

白：錯了怕什麼，寧可錯殺一百……

李：得了，別又做學嘴的鸚哥。

白：哈，嚴老頭自己招了是共產黨，這該沒有錯吧？

李：我們的目的是要在他身上找徐文斌，現在沒找到。

白：你不是說了，他承認了是共產黨就是成績，快給我吧，……噫，你怎麼老

看着我？

李：我看你這麼聰敏，長得幾個心眼兒，讓我能卡住你一個。

白：哪！你來吧！（笑）

李：聽說吃了人參燕窩上不了身！

白：什麼，我可不知道什麼人參燕窩呀！

李：你着急什麼，我是一輩子相信你白小姐的。

白：得了，嘴別太甜了。公事公辦，獎金！

李：看你打扮得花一樣，就又缺錢用了？

白：對了，我這新燙的頭髮四萬，皮鞋五十萬，這扇子都十二萬呢！這都欠着

呢！

李：他們要你打了欠條？

白：他們向我要錢，我口袋裏只有手槍，我叫他們到肅奸會來拿。

李：那不就算了。

白：怎麼，說話不算話了？

李：那點獎金够什麼用？

白：够不够，我等錢用，要不你私人借些。

李：我又不是財神爺，一個月掙的還不够買你這雙皮鞋。

白：得了，別哭窮，那中和堂兩車貨呢？

李：那得給警察局對半折賬，就拿來了，也是趙主任一手掌握，你去跟他商量吧。

白：跟他商量還用問你？

（電話鈴聲，李接電話）

李：喂，肅奸會呀！你找誰呀！我就是……你是誰呀！啊，藍仙呀……（白突然把電話機搶過，掛上）

白：哼，又是那臭婊子，今天不把獎金給我不行。

李：白小姐，你看，唉！你別跟我搗亂。

（電話鈴又響，白又想搶，李一手攔住白，一手接電話）

李：喂！藍仙，對不起……什麼，你是趙主任？是是，我弄錯了，我是書樓，（白在一邊笑）啊？你得到確實的消息了麼，……唉！真可惜……

白：什麼真可惜？

李：徐文斌出卡子了。喂！好，一定注意。嚴敦厚的供詞您過目了麼？唔……

把他媳婦跟伙計先放回去，那嚴老頭呢？……送軍部！好，中和堂買賣呢？當奸匪財產處理。好吧！……好，白小姐在，叫他講話麼……

白：你怎末不告訴他，嚴敦厚跟徐文斌沒有關係呢？

李：還說呢！害我挨了一頓罵還不够，告訴他，你臉上也不光彩。

白：哼！我怕什麼！（接電話）喂！我白玉娟，啊？……好，好的，……怎末，（想放下電話又聽）喂！看電影麼，我這就去。

李：他跟你怎末說？

白：沒什麼，叫我看電影去，要把劉淑英放了麼？

李：唔！

白：那咱們又可以撈一筆油水了？

李：趙主任沒有這個指示。

白：李科長真是趙主任的好部下，那末忠實。

李：你看電影可是到時候了。

白：我還沒錢呢。

李：拿去吧，這是我私人的五十萬。快走吧，趙主任等你呢。

白：那再見。（笑下）

李：喂，這幾天同鄉會情報來的少，你順便去走一趟。

白：唔！（遠去）

李：來人，（便上）去把劉淑英，范懷和帶來。

便丙：是。（下）

（劉淑英更顯得憔悴的上）

李：劉淑英，你公公，你男人都招了，你還有什麼說的？

英：真冤枉呀！他們是好人。

李：他們自己都招了，你還替他們說什麼！

英：他們是好人。

李：問你，你們這藥舖開多少年了？

英：有十多年了。

李：有多少本錢？

英：我到他家才十九歲，不知道。

李：每天收入多少，你總知道吧！

英：十萬掛零。

李：說實話！

英：有時多，有時少。

李：哼！

英：李科長，你儘問這幹什麼，李科長，你打算把他父子倆怎末樣，求你放了
吧！

李：共產黨，能放了？

英：那怎末樣呀！你不說招了就能放麼？

李：不這末說就肯招了？共產黨八路軍還能放？主任說，要滿門抄斬！

英：啊！（絕望而顯得堅強的）

李：不過你嘛，婦道人家，是我替你在趙主任面前說了情，『算了吧，放了他們』；算是饒了你和小伙計兩條命，馬上你們取保出去，回去趕快湊幾個

錢，買兩付棺材。

英：李科長，求您饒了他們吧，我們一家子都忘不了您。

李：我能有什麼辦法？

英：您李科長佛爺心腸，救救我們一家子，祖祖輩輩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李：我們這兒有主任，各方面都有關係，我沒辦法。

英：您跟上面說得上話，你幫幫忙吧！我給你叩頭。

李：嘖嘖，起來起來，我這人心腸頂軟，見不得人哭。

英：您答應了我才起來。

李：那這末着吧，你大概也聽說過，我們這個機關，黨政軍團各方面都有關係。你先準備一些錢，我托趙主任到各方面請請客，托托人，活動活動，許能救出兩條命來。

英：謝謝您，李科長，只要能救他們兩條命，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您！得花多少錢？

李：這得看各方面的情形，先準備兩千萬吧！

英：李科長，掌櫃的還關在裏頭，我一個女人，上那兒去弄這末些錢？少點吧！一千萬行麼？

李：又不是跟你作買賣，兩千萬換兩條人命還是便宜的，湊不起這個數乾脆算了。

英：好好，回去辦，我回去辦。

李：辦不辦由你。回去了，這裏面的事不能對人說，說了你們掌櫃的就出不來命。老實告訴你，也不怕你說，三百六十行，那行都有我們的人，小心你的命。

英：不隨便說。

李：我派人跟你回去，把大間上的封條取了，三天以後到惠中旅館廿號交款。現在你下去，一息派人帶你去找保。

英：是！（下）

李：帶范懷和！（懷和上）

范：李科長，叫我有什麼事？

李：你的脚怎末拐了？

范：是那回打的。

李：好，這回好了，馬上放你了。

范：謝謝。李科長，我還有一個手錶，在王看守那裏。

李：他怎末拿你的錶呢？

范：剛進來的時候，搜身他拿去的，說是替我保管。

李：王忠元，（王上）你拿了范懷和的手錶？

王：哼，不是早給你了？！

范：什麼時候還我了？

王：你想想，你誣賴好人！年輕輕的做這虧心事。

李：你想到這裏來訛人，還了你怎末還要！

范：是，是，許是還我了。

李：真豈有此理，下去！（范下）老王，家裏還有人麼，全出門了？（王點頭

）那你帶他們去取保。

王：是！（出門）小兔崽子，爲了一個手錶，想砸我飯碗。……（下）

（李急得打電話）

李：喂！你那兒呀！富貴班呀？我找藍仙，……好！喂！你是藍仙麼？我，你猜是誰？好，你罵我？別罵了！藍仙，告訴你！三天以後，我有一筆進款，準給你一個金戒指，這回不罵了吧？好！叫我一聲，好聽的……哈！

（王忠元匆匆上）

王：李科長，白小姐她說她帶他們去取保！

李：怎末？她不是說看電影去麼？

王：我不知道，她在門口等着，她說有事問他們！

李：他問什麼？狐狸精！喂！喂！我不是罵你……喂！他媽的……（把電話掛上）這點事也辦不好！還站着幹什麼，還不給我下去！

——幕落——

第二場

這是八月初旬的某日黃昏，在嚴敦厚的櫃上，從出事以來，沒有開過門，這時只中門兩扇門虛掩着，櫃內大亂，黑暗，龍兒獨自站在櫃前，崔老奶奶推門入。

龍：（突然見崔老奶奶較愉快地）崔老奶奶，（想轉身）媽——

崔：（急招手）媽好些了麼？別叫她，龍兒，你怎麼一個人站在這兒，嘿咕嚕
咚的？

龍：她不給我作飯吃。

英：（從內室上，病容，軟弱地）喔！崔奶奶，唉！這孩子，叫他出去玩，又
一個人站在這兒，整天不聽話。

崔：妳心裏有事，孩子懂什麼，龍兒來。

英：崔奶奶！你看八月天了，還這麼熱。

崔：這屋子不透風，（伸手摸英頭）還在發燒，你就躺着算了，起來幹什麼？
英：那裏躺的住啦！（坐在張桌前）瞧，這麼厚一層灰，（對龍兒）到裏面去拿塊抹布來。

崔：我替你拿去。

龍：不，我會拿。（跳着入內）

英：唉！肅奸會把我們的東西全拉走了，瞧這亂七八糟的，要是他爹爹在家，不知要怎麼說呢？現在……唉！

崔：別儘想這些了，這個時候，平白遭下這大難，鬼都沒有一個肯上門了，還好強什麼，馬虎一點吧！

龍：（上）媽，給你。

崔：來，我來給你抹，怪難爲他的了。本來嘛，一家子全都好好的，平白他們都進去了，他跟着我的那些日子，那天半夜裡，他不從夢裡驚醒，喊你，喊他爹爹，唉！這麼小的孩子就受這個驚。

英：唉！有什麼法子。

龍：崔奶奶，你儘說儘說，一見面就說我。（崔笑）

英：孩子，又不懂事。唔，你家拴兒兄弟回來了麼？

崔：喲，瞧我這糊塗，把正事都忘了，拴兒回來了，他今兒拉車到藥行公會，在門口碰上同壽堂的張掌櫃，他把拴兒拉到一邊，對拴兒說，他們幾個人正在湊錢，給你羅點糧食，明天給你送來，叫你千萬放心，這一陣這麼緊，大夥兒明裏不能幫忙，可是錢總得化够了。

英：他們關在裏面一天，我就一天不能安生，不瞞您說，要不是爹爹人緣好，大家抬舉，幫補，我可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崔：唉！告訴妳，昨天夜裡，聽說橋東又搶了。

英：啊，又搶了？

崔：狗急了跳牆，人急了還不造反哪，這都是逼出來的，眼看又到八月十五過節，誰家沒有個花銷呀！

英：都要過節了，他們還關在裏頭……

崔：那兩千萬塊錢送進去了，還沒有準信？

英：送去三天了，懷和天天去，也見不着面，唉！崔奶奶湊齊兩千萬塊錢可不是容易的，靠大夥湊了些，連孩子過冬的衣服也當光了……

崔：別難受，這麼多花花綠綠的票子，兩千萬哪，就是兩千萬塊磚嘛，也能蓋幾間大洋樓了，準能出來，不能白花呀。

英：我也這麼想呀，龍兒，別儘靠奶奶，這麼大了，還不懂事，出去看看懷和叔叔回來了沒有？

崔：不，我也回去，該做晚飯了，一會兒再來。

英：不用了，難爲你常來幫個忙……

崔：別儘說這些，誰沒個三薄兩厚，有了難處能不幫忙啦。

英：你就走？龍兒，送奶奶回去。

崔：對，到我家玩去，盡悶在家裏幹什麼。

英：別惹奶奶生氣，一會兒就回來。

（崔領着龍兒下，把門關好；英獨坐垂淚；少頃，懷和急喘地推門上）

英：怎麼啦？你！

范：有人跟着沒有？（英到門邊）

英：（把門門上）沒有什麼。

范：（急飲水解渴）一路上有人跟我，我怕連累別人，那兒也不敢去。後來轉到橋東，繞了好大一個圈子才回來。

英：你看見了李科長沒有？

范：沒有，他的大公館小公館那兒都去了，就見不着面，我轉到南大街，想等他出來，等了好一會，一開腳後面就有便衣跟上了，嚇得我心裡直卜通。

英：你歇歇，聽，像有人來了。

王聲：裏面有人麼？喂！喂！開門，快開門。

英：壞了、壞了，真是找咱們的，你趕快到後面去，讓我支應他們。范急入室內，英鎮靜開門）啊！王先生，是你，有什麼事麼？

王：有事。

英：有什麼事呀！王先生，掌櫃的都關在裏面，家裡一個男人也沒有呀。

王：啊啊，不用怕，對，你們掌櫃的叫我送來一件衣服給洗洗。

英：他們快出來了嗎？

王：那不知道。

英：他們沒有什麼話麼？

王：有一個字條兒。（英接過紙條，看後放在桌上）

英：再沒別的麼？

王：沒有，沒有，這就够擔當的了，誰長幾個腦袋，敢老往外稍東西。（范這

時也出來張羅，漸趨鎮靜）

范：王老先生來了，請喝水。

英：唉！家裏遭了難，連一點茶葉都沒有了，你去買點茶葉去，給王先生沏茶

喝，再到劉家櫃上借點錢，說明天想辦法還他，王大叔爲我們的事操心了

。（范下）

英：王先生，這些日子他們沒過堂嗎？

王：這兩天沒有。

英：裡面缺什麼不缺？

王：缺倒不缺什麼，我看就少個零化錢。

（范，龍兒上，沏茶，把一束票子交英）

范：我才向隔壁櫃上借了五萬塊錢。

英：（接錢）這兩萬塊錢請您帶給他們吧，這三萬塊錢是給您抽煙喝酒的，您千萬別嫌少，就這些還是厚着臉求人借來的呢？

王：瞧你們這樣也怪可憐的，這兩萬塊錢我替你們稍去，這三萬塊錢給我，按說多了一點，不過昨天，你掌櫃的偷偷地要我替他買些紙筆，是我熟的錢，我就收下了，算你們還我的。

英：王先生，好說了，還請您多照顧呢！

王：唔！我有事，那我走了。

英：你茶也不喝就走了，您好好走。

龍：爸爸跟爺爺快回來了麼？

英：唔：快回來了，（對范）你跟誰借的？

范：對面錶舖伙計的。

英：唉！

范：給掌櫃的錢，別入了他的口袋。

英：如今咱們在難處，好歹把心盡到，帶到帶不到憑他們爺兒倆的命了。

范：（拿紙條讀）『望厚待來人，別不多囑！』這是舅舅稍回來的？

（英不語）

龍：媽，是爺爺的掛子，媽！（英接過）

英：啊！這斑斑點點的全是血呀，不知道又受了什麼罪，折騰成什麼樣子了！

范：我去打盆水來，給洗洗吧！（范端水出來，英手持衣領正要把衣服泡進水

中）

范：等一等，我想掌櫃的送這件掛子出來，不能沒有信。

英：不就是那一個紙條麼？

范：剛才王老頭不是說，掌櫃的偷偷地托他買了紙筆嗎？你摸過衣裳口袋裏沒

有？

英：（急探手口袋中，摸索後失望地）沒有。

（范拿過衣服，仔細找尋，最後發現，手拿着衣領的地方有一個小裂口，英找剪刀把衣領剪開，掏出一張摺皺的紙條來）

范：你看，真有信！（他急到門口張望一下，把門關好，又回來看信）

英：（念）『熬刑不過，屈打成招，現案已定，不日即送軍法處，余心碎矣！余死後，汝帶龍兒，即返原籍，撫育龍兒，長大成人，永記此不白之冤，母忘此血衣之仇，敦厚至囑。』（英泣不成聲）

范：（憤恨有力地）『永記此不白之冤，母忘此血衣之仇！』

英：爹呀！伯民呀！（哭）

龍：媽，媽，爺爺說什麼？媽，你別哭，爺爺，爺爺！

范：內掌櫃的，別難受了，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再想辦法吧。

英：孩子，你爺爺，你爹，（哭，拚命抱住龍兒，怕別人搶走似的）咱們這一家子呀！

龍：媽，我要爺爺。（哭）

英：龍兒，好好念書，快點長大吧，要記住，你爹，你爺爺，是怎麼死的！

(縱聲大哭)

龍：媽，爺爺……

范：內掌櫃，別哭了，咱們再想辦法去看他們一次，(英哭聲漸低弱) 明天我再找李科長，他收了咱們兩千萬塊錢，我想總不能入了他的黑窟窿吧！

英：怕沒指望了。

范：咱們總得想個辦法，內掌櫃的！

龍：媽，媽！

英：(默默掉淚，沉思好久) 不！我不能白白看着他們死，我要告他們去。

范：內掌櫃的，你……

英：那姓王的就在肅奸會，我們跟他無冤無仇，他爲什麼把槍攔在我們這裏？他謀財害命呀，我爲了顧全他父子兩個的性命，忍住這口氣，一直不敢對別人說，如今到了這步田地，反正也不叫我們活，我非告他們去。

龍：媽，媽……

范：你不能去，刀把子在他們手裏，你上那里去告！告了，怕咱們也活不成。

英：不，我不能白白看着他們冤死呀！

范：內掌櫃的！好歹把龍兒拉扯大了……

英：龍兒……（急打門聲）

范：壞了，壞了，有人來了。

英：等等！

（急把信藏起，把衣服藏起去開門，便衣們上）

馮：你們關着門在家幹什麼！

范：沒有幹什麼？

馮：沒幹什麼？（衆便衣巡視）

便甲：你們這藥舖是共產黨的。

便乙：這個地點到不賴，挺熱鬧。

馮：不跟你們廢話了，我們奉了公事來的，中和堂是『奸匪』的財產，現在歸

肅奸會沒收了，你們馬上滾出去。

英：馮先生，你叫我們上那兒去呀！你們弄得我們一家子七零八散還不够，連

一個存身的地方都不給我們。

馮：話說清楚了，可不是我們害你的……

范：叫我們上那去呀？

馮：老子管不着，放明白點，快走吧。（即把英，范推出去）

龍：媽！

英：（被推出門，回頭看，跑回去拿衣服，便衣看見了）

便甲：幹什麼？幹什麼？留下！這屋裡的東西，一樣不能拿走！

范：先生，一件髒衣服，還沒洗呢，您用不上的。

馮：拿去吧，拿去吧！快走！快走！

（英緊拿着血衣，昂首直出）

范：這到那兒去呀！

龍：媽媽，崔奶奶……

英：（仍很鎮靜）到崔奶奶那兒，以後再說吧！（英等下）

馮：伙計們，咱們的牌子呢？

便：在這兒呢！（他把帶來的招牌一亮，上書『中正堂』三個大字）
馮：趕快收拾吧，早點開張！

——幕——

第三場

中秋夜。

『十九號』的牢獄內外。

樓上有猜拳聲，唱京戲的聲音。牢內：賈西春站在門邊，看着外面，郭松元躺在地上直哼哼。

李聲：（唱）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

賈：他們倒是樂開了。（高端着水給郭）

高：看他們還能享幾天福？

李聲：大家乾杯，替蔣主席乾杯。（笑聲與此同時，郭松元手中的碗掉在地上

打碎了)

郭：啊喲！我手太軟了，盡抖擻。

高：別做聲，躺下躺下。(急把碎碗藏起，王適上)

王：(走到門邊)怎麼回事？摔了碗了？

嚴：沒什麼？

王：拿來！

高：正預備給你送去。

王：檢乾淨一點。

賈：王先生，他的病八成了。

嚴：王先生，我給他開個方子，抓付藥吃，看怎麼樣？

王：這麼個大好過節的日子，誰有閒工夫給抓藥，李科長剛才說了，趙主任有

命令叫送他上醫院。(匆匆下)

李聲：來！來！白小姐來兩拳！

賈：(光胳膊，在捉蚤子)他奶奶的，老子卡了你，吞了你，(放在嘴裏)呸

！看老子吃了你，還是你吃了老子。

高：小聲一點。

賈：（神秘地湊到高跟前）喂！老高，我說他們把咱們一個個關着，說是這（用手作八字），怎麼就沒有一個這個來替咱們報報仇？出口氣呢？

嚴：咱們是做買賣的，跟那邊也沒關係，他們來幹什麼？

賈：那你說八路是怕中央軍不敢來？

嚴：不知道。

賈：頭事變那忽兒，日本鬼子把八路軍抓了幾個，關在警察局裏，沒幾天，八路軍就混進城，登上了房，把那關着的幾個八路全搶走了，鬼子亂了幾天，半個月裏外不讓通行，現在八路爲什麼不來？

嚴：唉！

高：少廢話，回到你座位上去。

賈：嚴先生，你承認了是共產黨，還要問你那位徐文斌，要是我，我就說，說了又怎麼樣，他們能抓着了？鬆包！一輩子也抓不到。你爲什麼不說？何

苦受這個罪，這末大年紀了。

嚴：我早說了，我不認識那姓徐的，我不能以不知爲知呀。

（猜拳聲）

賈：操他姥姥，老子們受這罪。

高：賈先生，歇着去吧？別惹出事來。

賈：惹了你什麼了？

高：出了事你担待？

嚴：得得，賈先生算了，叫他們聽着……唉！

（便甲從樓上押劉天孝上）

便甲：王看守，又抓來一個，劉天孝！（王開門，把劉關到牢裏，落鎖，在便

甲手中按過條，蓋上印，便甲下；便乙從門外上）

便乙：王看守，坑挖好了，有一人深。

王：唔！我告訴李科長去。（王上樓，乙下）

（衆犯圍劉）

賈：嗨！又來一個伴，喂！犯的什麼案子？

嚴：外面怎樣了？

高：快坐吧！

孝：過節的日子，都不讓叫安安穩穩的過，這什麼地方？

高：這是肅奸會，兄弟別怕！到這來的，命大福大，熬下去吧！

郭：啲！啲！疼死我了，外面怎麼樣？

孝：外面這幾天抓的鷄飛狗跳，簡直不能安生了。

高：爲什麼把你抓來？

孝：這回解放軍又佔了正定，街面上又派款，又抓伕，加修工事，我出不起伕

，交不起款，就叫抓來了。

郭：唉！這叫……什麼理……

賈：我他媽的才倒了邪霉呢？自己花錢玩兒藍仙，藍仙跟他們相好，這就得罪

他們了。

嚴：唉！這個世道誰也不能活下去了。

孝：家裏人不知道都弄到那裏去了。

郭：喲！疼死我了，嚴先生！什麼時候放我出去？

嚴：許病好了，會讓你出去的，（叫高用溫手巾敷其頭）這好受麼？

高：在他們手心裏，咱們就只有熬下去，不死，總會有一天，……（王劉從樓

上下來，兩自衛隊員隨上）

劉：（警備隊員甲乙上）老王，開門！（王開牢門）郭松元！

郭：啊！

劉：走！

郭：到那去呀？

劉：到醫院去，走！（對自衛隊）把他架着。

郭：劉先生，我要能好了，一輩子也忘不了您。

劉：走吧！（出門，王下落鎖）

王：郭松元，有什麼話留下吧！

（一怔，王重複一句，郭才明白了，他掙扎着）

郭：劉先生，我不去呀，我不去呀！

劉：走！（打了一巴掌，半拖着下）

郭：嚴先生，給我家裡……

高：把他拉到那裏去了？

王：埋了，趕上了好日子，唉！（王下）

嚴：家裡不知還有什麼人？

孝：那是爲了什麼？

高：有老婆，三歲的一個孩子，就爲了那個劉先生去借錢沒借給，就硬說他窩

藏『共匪』。

嚴：郭先生死得真慘哪！

孝：關到這兒的全這樣麼？

賈：唉！活着進來，死着出去！就是這麼回事！（躺下）

嚴：人總想活的，我這末大歲數，還想多活幾年，可是這個世道偏不叫你活，

郭先生這麼一個老實人，都活埋了，有什麼法子。

高：他們不讓咱們活，咱們偏要活，偏要活。我幹鐵路七八年了，一手鐮頭，一手鑽子，憑這兩下子吃飯，就因為不肯在國民黨，把我抓進來，抓進來怎樣，我還得活下去！

李聲：上飯！

衆聲：白小姐唱一段！

（王忠元提壺喝邊由樓上下）

賈：他奶奶的！（見王，急找錢）王先生，賞幾口！

王：你喝酒？

賈：買幾口給我，（塞錢給王）求你，……喉門早癢癢了。

王：（倒酒給賈）別喝醉了惹事！

賈：這一點兒……

王：怎末？嫌少？

賈：不，不，我說這一點醉不了，謝謝！（賈轉身）老高你們來一口麼！過節，心裏不痛快。

高：咱們是關在裏面的人，過什麼節？（賈獨飲）

王：好酒！（馬弁上）

馬：喂！老王，好自在，自酌自飲。

王：喔！老弟！是你，趙主任來了麼？

馬：沒有，派我來接白小姐和李科長看電影，瞧你這窮酸樣，一會兒你喝個痛快。

賈：痛快……（躺下）

王：痛快？唉！那像你跟着趙主任，走到那都是吃甜的喝辣的，我成天走不開，成天有事，喂！今天趙主任怎麼這麼大興緻，來接李科長看電影？

馬：嘖！嘖！你真不知道？這是有來有往，李科長給主任送的節禮，光禮券就是一千萬，人參燕窩不用提了，嘿！劉虎那小子送去的，賞的脚力就是十萬。

王：喔！怪不得馮先生不自在，來，你喝一口。

馬：不，不，我上去。（上樓）

王：劉虎這小子真有門。（喝着下）

嚴：人參燕窩！唉！我們犯了什麼罪就該關着。

孝：唉……！

高：我們都沒有罪，郭先生也沒有罪，連他們要抓的徐文斌也不一定有罪呀！

賈：（夢囈）你們有罪，趙主任，李科長有罪……不該不放我呀！

嚴：我這一輩子要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不在石門呆了。

高：上那去？

嚴：回老家，解放區去。

高：對！我們廠裏大伙也說：「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

當八路！」

白聲：老馮！我們先走呀！你再在酒甕裏多泡一忽兒！

嚴：他們來了！（躺下）

（白玉娟與李從樓上下）

白：科長，您給主任給這末些禮就沒我的份！

李：得了！白小姐是大功臣，還用我來賞。

白：什麼？這什麼意思？

李：主任知道誰該賞誰該罰。

白：好！你厲害！

王：科長！白小姐！你們走呀？

李：唔！一忽兒，汽車來，叫小劉送嚴老頭他們到軍法處去，拿回條來，你在

家裡留神着！（下）

王：是！

馮：（邊罵邊下樓）操他奶奶，人參燕窩就配你們吃，我弄了的就該孝敬你這

孫子，小劉，我跟你算賬！

王：馮先生，您吃醉了！

馮：沒醉，沒醉，你他媽的是老王，沒錯吧！你舐屁股，溜勾子，把老子的燕

窩送給那那王八羔子……

王：老馮，你……這才是……

馮：我說，小劉那鬼崽子那去了？哈，來！咱們上新市區去，開開心，這日子過的悶的慌。

王：不，不，走不開！

馮：你叫我乾呆着，老子就不過節了，我去，老王！新市區去，新來了漂亮姑娘，會上洋勁……（跌跌衝衝下）

（自衛隊甲上）

自甲：老王，老王，王看守！

王：什麼事這麼嚷嚷？老不讓我喝口定心酒。

自甲：嚴家那個媳婦，還有那個伙計，給嚴敦厚父子送月餅來還想進來看：

王：平時都不讓來，這忽兒還讓來，不行，不行。

嚴：王先生！修修好，我們都是死定了的人，讓我們會一面吧！

高：王先生，行個好，李科長他們都不在。

王：可不敢，科長他們才出去，劉先生還在樓上，我可担待不起！

嚴：求你幫個忙吧！

自甲：這是她給我們買煙抽的。（拿出錢來）

王：那讓他們把月餅留下，把人打發回去，要見面以後有得見。

自甲：這是他們的月餅，這還是上好的，盡是蓮泥餡兒！

王：喔！你都看過了？

自甲：唔！

王：你留下了嗎？

自甲：可不敢。

王：（在好的那包月餅裏取出兩個給自衛甲）去吧！叫他去，以後總得見面！

（自甲下）

王：（自己拿了幾個）嚴敦厚！這是你家送來的月餅，給你，我拿兩個去檢查

檢查！

嚴：王先生你多留幾塊吧！

王：行，行，我不過檢查檢查裏面有東西沒有？

嚴：王先生，勞駕，把這幾塊給伯民送去。

王：少麻煩，你自己吃不完了麼？

嚴：我們進來了，一直關在兩個號子裏，求求你，行行好！

王：得了……給你拿去……（接月餅下）

嚴：唉！難為他們，還想着送月餅，大夥過個節，吃吧！

高：（制止嚴）別吃，看裡面有信沒有？

嚴：喔！真的，（急打開檢查，在另一包內見一裂縫的月餅）啊！真有，你快給看看，我眼不行。

高：真險！放在餡兒里，要早打開這包命就沒了。（在牆邊，湊窗外透進的月

光看）

嚴：怎麼說？

高：（看完急湊到嚴跟前）信取到了，在化錢托人情呢！他說，到櫃上放槍的那個姓王的，就是十九號裡面的人。

嚴：呀！真的？你看清了？

高：看清了，王某是十九號的人。

嚴：可不知是誰？

高：不管是誰，反正是做了圈套害你。

嚴：可是我跟姓王的無冤無仇，爲什麼要害我！我要問問他！不，他們就要把我送軍法處，我能告他麼？

高：告他，行，不過軍法處也一樣不講理。

嚴：唉！我真不該承認的。

高：你是不該這樣承認的。

嚴：他們要槍斃伯民……我才——

高：是的，我知道，不管他們叫我們受到什麼罪，都該咬着牙挺過去，不管他使什麼手段，明的暗的，咱們不理他，他們就沒着了，（嚴點頭）像你現在承認了，還不是一樣不給你活路。（王忠元巡視一躺又回去，高嚴躺下又起來）

嚴：喂：你沒有睡着麼？你說的話對，我是不該承認的，我想螻蛄尚且貪生，我不甘心就這麼死，我要告他們去，我要把我的冤枉一五一十都說出來，

槍是他們放在我櫃上的，我要他們找姓王的來對證，這樣好麼？

高：這樣許能拖些日子，只要拖過去了，總還有活路！

嚴：對，我一定說，我要他們找姓王的來，我跟他當面對堂，就是死也要明明這個理。

高：這是死裏求生的一個辦法。

嚴：對！死裏求生。

高：（汽車聲）怕是那些兔崽子回來了。

王：（上）劉先生，劉先生，軍部來調人，（劉從樓上下）汽車在外面。

劉：把門開開，你帶嚴伯民去。

（劉把另一手銬交王。王下。他自己走進牢內，拍拍睡在地下的嚴，示意他起來。劉爲他戴好手銬，又示意他跟着走。嚴略一回顧。隨下，高目送之，燈光漸暗。）

第三幕

第一場

地點：『肅奸會』辦公室。

時間：離前一幕兩星期。

開幕時，賈西春正與李書樓談判，看樣子已談判很久。

賈：李科長，您不是說，給你們做了事就放我？

李：這不只是放你，還給你找了差事；三軍出發了，石門兵少，才介紹你去當兵。

（白上）

賈：白小姐，我家還有老婆孩子；求你說個情，放了我吧！

白：當國軍可以升官發財，又沒有人敢欺侮你，這是好事！

李：這幾天好多人聽說師部補充新兵，有多少人花錢來活動，想謀這份差事，還謀不到呢，不識抬舉的東西。

賈：我這人太胆小，槍響就打哆嗦，腿肚子就轉筋……

李：少廢話，咱們有的是美國武器，還怕土八路！來人！（韓上）把他帶去，交給師部來的人，要收條！

韓：走吧！走吧！這是差事！

賈：好差事……（被韓拉下）

白：李科長，事情糟了！

李：什末事呀？

白：我剛從黨部回來，說黨部的委員都飛走了，又說北上的國軍都被消滅了。

李：我看不確實吧。

白：我也希望這不確實，可是，你瞧這幾天的報，一忽兒說北上的國軍在保定會師，一忽兒又說在望都跟匪軍激戰，一忽兒又說返回石門了，這到底聽

那個好呀！

李：中央社的話，全聽不得，我是以不變應萬變。

白：我告訴你，飛機都飛了，不回来了，萬一有什麼變化，走都沒法兒走啦！

李：天無絕人之路。

白：外面謠言多得很，有的說解放軍把石門圍住了，又說佔了正定了，還有人說解放軍到了方村，離石門只幾里地，光喝一頓稀粥就用了三千石小米，你看有多少人吧！

李：……

白：怎麼辦呢？你有什麼法？

李：有什麼法子，聽天由命吧！

白：趙主任不在，你也不管我了。

李：別這樣吵，鎮靜些！

白：這麼亂糟糟的，叫我怎麼鎮靜呢？

（外面大吵大嚷）

李：那個小子這麼放肆，把他帶上來！

馬弁：瞎了眼了，把老子也抓來。

馮：（上）卡子上送來好些人，裏面有趙主任的馬弁！

李：怎麼會有他？叫他上來！（馮喊，馬罵着上）

馬：白小姐，李科長！

白：趙主任呢？

馮：你不是跟趙主任一塊兒出發的？

馬：他媽的，甭提了，我們跟趙主任出發，剛走到清風店，人家早就佈置好了，一層層的把我們包圍住，一個勁的打，衝了幾回也衝不出去，就這末幾天幾宿，死的死，傷的傷，再不就當了俘虜啦！

白：趙主任呢？

馬：開頭還在一塊兒，後來咱們人越來越多，全擠在一個村子里，人家的大砲一個勁兒掀咱們，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趙主任也就不見了。反正不死也是活捉。

白：啲！乾爸爸！

李：別哭了，趙主任一定是壯烈成仁了，這是我們黨國的光榮，問你，你怎麼回來的？

馬：八路把我解放了，我說我要回家，八路就把我放了！還給我開路條、發路費，好！剛到十三步哨，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抓到這兒來了！他媽的瞎了眼啦！

白：真豈有此理，把你都抓來了，放了他吧！

李：放，咱先問問師部，他們抓來一定有道理！

馬：真他媽的混蛋！

李：喂！師部麼？參謀長在麼？你就是，我書樓，今天步哨上送來好些從匪區逃回來的國軍，趙主任的馬弁也給抓來了，能放麼？……唔，是，好！……

：什麼！全軍覆滅？完全證實了麼？唔！好！我趕緊佈置。……嚴敦厚父子押回來，由我們處置？好極了！好！（放下電話）對不起，劉師長的命令，凡是清風店逃回來的散兵，或者奸匪放回來的，一律扣起來！老弟，

我也沒法子！

馬：媽的皮，老子吃糧這末多年，那一點不忠心，今天好容易從槍子兒里爬出來，倒把我扣了，我操他奶奶！

李：混蛋，你罵誰？

馮：別罵吧！兄弟，這是上面的命令，李科長也沒法子！怕你了解放軍的傳染，又來傳染別人！

白：他跟趙主任那末多年，還能信不過他！

李：到這時候，誰也信不過誰了，帶下去！

馬：（被拉下）扣吧，早知道忘恩負義的兔崽子，要把老子扣起來，我就不回來了！等着瞧吧！

李：劉師長有命令，情況不大好，叫大家準備萬一，你去把他們全叫來！

（馮去叫人）

白：唉，這怎麼辦呢？想不到……

（情報員等陸續上）

李：劉虎呢？怎麼沒來？

馮：他到車站上去了。

李：告訴大家一個很不好的消息，石門北上的國軍，在清風店附近，跟匪軍主力激戰，全軍壯烈犧牲，羅軍長等高級長官，也都光榮殉職，（特務們驚惶耳語，街上人聲嘈雜，『雄壯』的軍樂聲夾雜着稀稀落落的口號聲：『歡迎北上國軍返回石門！』）

白：是怎麼回事？

馮：是黨部的委員們帶着市民，歡迎國軍返回石門。

白：人都死完了，歡迎個鬼！

李：爲了穩固市面，振奮人心，這是必要的，——情況既然很緊，奸匪一定會乘虛來攻石門，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大家都要振作起來。

（喊號外聲，王忠元拿號外上）

王：好消息！好消息！李科長！

李：什麼？什麼？吵吵嚷嚷的。

王：您看這號外，好消息。

李：『加強本市防務，十六軍空運一個團抵石……』

白：一個團頂什麼用呀！

李：好了！好了！本市的安全，是絕對沒有問題！

馮：老王，快把號外唸給樓底下的那些犯人聽聽！讓他們別太高興了，解放軍進不來！

王：對對，我給他們唸去！

李：雖然這樣，我們還是不能鬆懈，軍事形勢越緊，奸匪活動越厲害，我們應當加緊防範，我們的工作做好了，比一個團的作用更大……。

（忽然巨大的爆炸聲，每個特務找自己藏身的地方。白藏到桌子下去。）

李：（氣喘喘地）快！快！打個電話，問問師部。

馮：喂，你三十二師麼？……我十九號，你是值日參謀麼……喂，剛才我們
東北方向有爆炸聲，像是打砲，是怎麼回事呀？啊，啊……好！打擾
你了……（對李）他說把嚴敦厚父子倆給咱們送回來？（李點頭，對電話

）好，好！送來吧。（放下電話）

李：怎處回事？

馮：沒什麼，不要緊，是咱們工兵營爆炸演習。

白：（從桌子底爬出來）演習也不下個通知。

馮：怕成這樣！

白：你不怕！

李：現在正是我們大家的生死關頭，石門四圍全是匪軍，我們不是高級長官，坐飛機走是沒指望了，萬一匪軍打了進來，我們逃逃不了，活也活不成。匪軍最恨的是我們這些人，不是殺頭就是活埋，所以我們一定要以決死的精神，跟石門市共存亡，這是唯一的生路。大家立刻出發，加緊逮捕，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走一個；這種緊急關頭，我們不殺人家，人家就要殺我們了！再有，馬上通知各情報站，過去三天送一次情報，以後每天送一次。馬上出動！（衆散去，兩便衣遲遲不走，有話想說又不敢）

便丙：李科長，我媽這兩天病了，想請兩天假回去看看！

李：混蛋！你沒有看到報紙麼？非常時期，一律不准請假，（對便乙）你也想請假？是不是？混蛋，你們動搖，不忠實，先瞞了你們，滾下去！（便衣無奈的下）

李：快去把那些案子問一下。

馮：是。（下）

李：走！（匆匆下）

白：這怎麼辦呢？（打電話）你航空公司麼？呀……：喂，我白玉娟，喂，飛機還能回來麼？……：什麼？不回来了？那賣出去的票怎麼辦？……：兩百多萬塊錢白扔了，媽的，別說了！別說了！（放下電話）見鬼！就你們會飛，我也找個安身地方去！

（劉虎匆匆上）

劉：白小姐，李科長呢？（入內）

白：什麼事呀？

劉：我把徐文斌抓來了。

白：啊：你把徐文斌抓來了？怎麼抓的？

劉：在車站上抓住的。（把傳單給白）瞧，他貼的傳單，白看傳單）厲害不

厲害？

白：真大胆！（更感受威脅）

劉：李科長呢？

白：我去找他！（下）

馮：（上）小劉，抓到徐文斌，該你露臉了！怎麼抓的？劉，我到車站上去，圍了一夥人在看什麼，我擠過去一瞧，人就散了，牆上貼着這個、徐文斌也想跑，我一把就把他捉住了！

馮：（看傳單）……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人民解放軍……（與劉示意，感到威脅）

劉：李科長呢？

馮：李科長馬上就來，咱們先審，人呢？

劉：在樓下，好，帶上來吧。（對門外）帶徐文斌！

(三五個便衣持槍實彈先上，分別戒備門、窗等處，空氣緊張，窗外腳步聲，犯人上)

劉：來了！

馮：你就是徐文斌？

許：是！

馮：你在黨麼？

許：在！嘿！在！

馮：你在裡而担任什麼工作？

許：嘿嘿，算一名委員，嘿！……候補委員，沒有什麼。

馮：你同黨有誰？

許：什麼？同伴？喔，有一個伙計！

劉：別裝蒜，招了就放你！

許：是！這全是實話。

馮：嚴敦厚跟你是一塊的麼？

許：誰？嚴……

馮：中和堂的嚴掌櫃。

劉：你是他的上級吧？

許：嚴敦厚！那是個好先生，醫道挺不賴。

劉：你去他櫃上幾回？

許：去過兩回，您們哪位找他看病，他婦科外科最好！

馮：去你的！

劉：你是不是嚴敦厚的上級？

許：什麼？我，我不懂！

劉：賤骨頭，非揍你不行！

許：別打！別打，我有這個！（李書樓急匆匆上）

劉：喔！李科長，就是他！瞧這個！（把傳單送給李）

劉：非揍你不說。

許：瞧我有這個。（馮接過）

馮：（唸）什麼？中國國民黨黨證！許文炳。

劉：怎麼，他不是徐文斌！

許：是、是，我是許文炳！

劉：媽的戾，你爲什麼胡說？

李：你幹什麼營生的？

許：我在花園街打大鑼變戲法的。

劉：你爲什麼不早說？

許：不早說，您要我怎麼說，大家夥在車站上看，我也看，您一來，就把單子扯下來了，抓住我，問我叫什麼，我說我叫許文炳，您就再也不讓我說，

把我提到這兒，您老人家還怨我不早說，怎麼樣，把東西還我，讓我走吧

！（向馮要黨證，被劉搶去）

劉：走！這末容易！

馮：算了吧，一個變戲法的，又是國民黨員，都是自己同志，算了吧。

李：我問你，你一個變戲法的，跑到車站上去幹什麼？

許：（無可奈何）嘿，我家裡沒有燒的，我想弄點燒的，您看，那不是還帶着口袋嗎？

李：你去偷煤的，好，押起來！（劉推許）

許：先生，我是國民黨員，候補委員！（劉，許同下）

李：國民黨員，到這時候也靠不住了！

馮：弄半天又弄錯了！

李：（唸）首惡必辦……（兩手抱頭，木然若失，最後又掙扎強項起來）

（白悄悄經過窗外，想下）

李：噫！白小姐，你換了衣服到那去？

白：到黨部去！

李：你來！

白：幹什麼！我去一下就回來！（下）

李：她的神情不對，老馮，追她，看她到那去了？

馮：是！（下）

劉：（上）報告，李科長，師部把嚴老頭子又送回來了！

劉：把嚴老頭先帶上來！

劉：（朝外）把嚴老頭帶上來，嚴伯民關到號子裏去。

李：他媽的，他也有今天，又到咱們手心裡來了。

劉：嘿嘿，李科長，我來收拾他，看他還能反供不？

李：好，你收拾他，軍部走得太忙，沒來得及處決，還是留給咱們了，這倒是好事。

劉：叫他看看咱的厲害。

聲：報告，嚴敦厚帶來了！

李：進來！（嚴敦厚上）

劉：嚴敦厚你又回來了？

嚴：……

劉：你好大胆，在這兒你自己承認了是共產黨，爲什麼到軍法處就反供，說不是了？

嚴：我說的是真話！

劉：什麼真話，共產黨是你自己招的。

嚴：是你們打我，打伯民，我才這樣招的。

李：在你櫃上搜出來手槍、信，你還想狡辯！

嚴：你們把姓王的找來，我跟他當面對證！

李：有你對證的！

劉：哼！你以為出了十九號，就能胡說了？刀把子還在這裡攢着呢！說，你為

什麼在軍法處反供，給軍法處多少錢？

嚴：我不是反供，我說的實話。

李：你自己承認是共產黨，是實話不是？

嚴：我是一個行醫的，從來沒有昧過良心，更不會撒謊，你們打我，我才這樣

招的。

李：現在再打你，你招不招？

嚴：李科長，現在你們還想逼着我撒謊！

李：胡說。你私藏軍火勾通共匪！

嚴：槍是你們這兒一個姓王的擱的，他臉上有個疤！你們叫他來對證！

李：胡說，你敢胡說！

嚴：你們做好了圈套，謀財害命。

李：你瘋了！（打嚴）

嚴：我瘋了？我沒有瘋，是你們瘋了亂咬人，你們昧着良心，坑害好人！

李：他媽的，把他拉出去嘸了！

嚴：姓李的，你們死的日子也快了。（劉押嚴下，嚴罵不絕口）

李：（蹣準門外開了一槍）看誰的死日到了！……叫他們埋了。

劉：（上）叫他們埋了！

李：好！（與此同時，傳來砲聲）

王：（急忙上）怎麼回事，街上人都亂跑了！

馮：不好了！不好了！解放軍把石門包圍起來了！向咱們開砲了！

李、劉：啊！這麼快！

——幕下——

第三場

時間：解放軍圍攻後的第三四天，黃昏，

地點：在『十九號』牢內。

開幕時：被關在這裏的有嚴伯民，高揆一，劉天孝，許文炳，馬弁；他們圍在一起，馬滔滔不絕的在講述着他被解放軍俘虜時的見聞，大家津津有味聽着；砲聲，重機槍聲，時緊時鬆，夾雜着爆炸的巨響。

許：別說了吧，叫他們聽見了，可了不得。

高：不要緊，說吧，姓李的他們不在，不要緊，多說一陣，有味道！

馬：有一回，解放軍一個當官的，不知是個團長還是營長，是一個大學畢業的，跟我們訓話，講第三次世界大戰起不來，美國的原子彈是紙老虎，他說，他們要打到南京，活捉蔣介石！

李：那真厲害呀！

馬：可不是利害着哪，打起仗來，槍砲子彈，又多又好，全是美國造，嘿。

許：聽說解放軍打仗，一人只三顆子彈？

馬：嘿，三十顆還多呢！

孝：那邊聽說吃的不好？

馬：吃的不賴，人家那兒官兒跟兄弟，吃的是一樣。

許：一樣？當官的不貪污麼？

馬：那不知道，我看，反正不像這邊，這回從石門出去，沿路上，弟兄們，連小米都吃不上，趙主任他們是鷄，鴨，魚，肉，大米，白麵，還有飛機運來的洋酒洋菜，連我們當馬弁的都吃不上；還是交了槍，到八路那邊，才吃了一頓白麵。

（機槍聲忽密一陣）

高：（對馬）聽這聲音，他們打到那兒了？

馬：很近，一定是進了溝啦！

孝：進了溝啦？那咱們就有了救啦！

民：解放軍，趕快來。再要不來，就沒有我們活啦！

高：就來，就快來了，你聽，這聲音越來越近了！

（槍聲又由密而疏）

民：（缺乏信心的）他們一定進不來？

馬：怎麼進不來！他們這股子厲害勁，我可是嚐够了，我當兵這麼多年，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猛的隊伍！

許：他們人多不多？

馬：多，多！走在路上，一撒開，你看吧，連路也能扛起來啦！

許：那就快來吧！別叫我糊里糊塗的死在這兒呀！

孝：他們拿你鬧着玩怎麼的？你是國民黨員也關你？

許：唉！今年春天，保長拉我糊里糊塗就在國民黨，派我什麼候補委員，這會兒我也不清楚，怎麼又成共產黨了，還硬說我是什麼重要幹部，幾把盒子押着我，真他媽變戲法，比我還會變！

高：他們把你當成徐文斌了！

民：你到我們櫃上看過病，就硬說我們跟你勾結，通八路！

許：當他媽的鷄巴國民黨員。

民：這個世道不講理，解放軍趕快來吧！李書樓，趙主任，抓住這些人，我要碎刀子劊了你們。

（大家沒有注意悄悄走過來的王看守）

王：瘋了！你們要劊誰呀！

馬：你要報告去？

許：王先生，可不能呀！我們是說着玩的！

孝：王先生，咱們認識日子不少啦，咱們沒有得罪您哪！

高：（眼光逼人）你不想活了嗎？你聽（砲聲槍聲），解放軍都打進來啦，你放明白點！

馬：王看守，咱們哥們過去不壞，解放軍抓着我沒有殺，你要是報告了，解放軍過來，可別怨我翻臉不認人！

王：看你們急的……解放軍來了還得你們照顧着我呢……兄弟，解放軍抓住了

真不會殺？（這突然的變化，把大家都弄呆了，誰也不知道怎末樣才好）不要緊，說吧！李科長他們這兩天顧不上，來得也少了。（馬等面面相視，高示意馬）兄弟，他們要抓住我了，會不會殺？

馬：不會，連羅軍長他們都還沒殺呢！

王：沒有殺？不是說都打死了？

馬：胡說，我親眼看見他從桌子底下爬出來，舉着兩個手，把槍交給人家了。

許：我在車站上看的那個傳單，也是這麼說的，……『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

問，立功者受獎……』就沒有有一個殺字！

高：『立功者受獎』，過去幹壞事，現在趕緊幹好事，還能有獎呢！

王：啊！『立功者受獎』，（李書樓匆忙上，後面馮占鰲押着一個穿軍裝的人上，牢里的人一下散不及，王立刻變了一付臉色，揮手舞爪，唾星四散）你們混蛋，你們擠在一塊說什麼，開會嗎？嘀咕些什麼？她媽的，（犯人

逐漸散開）你們倒底幹什麼呢？

馬：我們在說八……

高：我們說小八義，說故事解悶呢！

李：他媽的，不準說話，誰也不準說，高興，哼，別以為解放軍會進來，這是國軍在打靶。

（樓上電鈴響，李急上樓）

李聲：『你是黨部？什麼？』……王看守！（王應聲上樓，稍停下樓）

高：王看守，怎麼樣？什麼事？

王：（對衆）喂，打過來了，李科長說，黨部要從這兒抽兩班人呢。

高：那這兒還剩……

王：這兒只留一個班了，你看險不險？（匆匆把帶下的軍裝犯人關進牢，即下，大衆圍着軍裝犯人，後面集合聲，跑步聲）

衆：怎麼樣？外邊打的怎麼樣了？

軍：進了溝了。

衆：啊！進了溝了！

軍：南兵營也丟了。

衆：南兵營也佔了？

軍：南兵營丟了，我們連長拿槍逼着我們說：『誰搶過南兵營，一個人一百萬』！沒有法兒我們就去，還沒到南兵營，就全爬下了，機槍亂打一氣，人家那邊也沒打槍，我們趕快回來，領賞，他媽的，軍需早跑了！

民：你不是賈西春賈先生嗎？

高：你怎麼又回來了呢？

賈：啊！嚴先生，高先生，咱們又在一塊了，你聽我說呀，我們躲在一個屋裡睡覺，幾天都沒睡了，人家又打機槍，又扔手榴彈，我們沒有辦法，一個弟兄說，你們看我的，他就使勁嚷嚷『同志！你們別打了，我們交槍！』八路軍說『你們拍巴掌』，我們大夥就拍巴掌，人家進來把槍收走了，趁他們不小心，我溜過來了。一回來，湊巧又碰上他們了，就抓我抓着送到這裡來了。

（清脆的步槍聲）

高：你們聽，越來越近了。

馬：是三八大蓋！

民：解放軍，你趕快打過來吧！

（李，劉虎匆忙上，他們神色緊張）

李：怎麼還不睡，大家都躺下，都躺下。（衆趕忙躺在自己舖位上）誰要起來，得一個一個報告，一個一個起來。（向王忠元）我們那些人呢？這樣靠不住！

王：打了幾天仗，人越來越少了，白小姐從那天大砲響，壓根兒就沒照面。

李：馮占鰲呢？

王：他剛才不是跟你一塊出去了嗎？（李不講話）怎麼樣？打得怎麼樣了？

李：別問了！（上樓，打電話聲）是黨部嗎？沒有變化吧……好……叫趙班長！

王：趙班長，李科長請。

趙：（上）這時候，又有什麼事。（上樓，王跟上樓）

李聲：這是你死我活的時候，你違抗命令麼？

(趙退出，遇王)

王：怎麼？來命令要把他們點了？

趙：唔。

王：真的？這末多人全點了？

趙：(沉思)我想，大家都是中國人！解放軍要過來，原封交給解放軍，不過來，我照舊當這個班長！我不執行！

王：那怎麼行，咱們的性命還操在他手裏。

趙：你聽，打得更近了，點了他們，解放軍來了會饒咱們麼？

王：那怎麼辦呢？

趙：那末，快先透個信給他們！由着他們自己吧！死了也怨不了我們。

(樓梯聲，趙匆匆下)

王：喂喂，我透個信給你們，李科長說，要把你們全點了。(匆匆下)

孝：今天可輪到咱們了！唉！

民：爹，你別怪我，我不能替您報仇了。

馬：得了，拍爾一槍，噗哧一脚，咱們就下輩子見吧！

賈：解放軍怎麼還不打過來呢？

許：活不成了，真沒想到……

孝：王先生，你想法子，救救我們吧！

高：死活只有一條路了，殺雞鷄還撲拉兩下子，我是豁出去了，你們怎麼樣？

馬：這麼死我也不甘心。

賈：大家幹，我也幹。

王：來了來了。（劉虎上，他召集了僅有的一班自衛隊，四週散開，刺刀在燈

光下發亮，他示意王開牢門，劉進去）

劉：起來起來，少廢話，出去！（他挨個叫去，挨個出牢門，叫到高時，高站

到一邊猛撲上去，抱住劉）

高：死到臨頭了，要活的大家幹哪！

（這一號召下，牢內的奪門而出，原在外邊的也動起手來，與自衛隊混戰，互相開槍撕打，高把劉打死。）

高：（對警衛隊）解放軍都打進來了，想活的逃命去吧！我們不打你們！（有警衛隊丟槍逃走）

王：怎麼鬧的，怎麼鬧的？

高：老王，趕快把那邊牢房裏的人放出來，沒有你的事。

王：我放，我放啊！我的八路爺爺呵！

李：（在樓上）什麼事，怎麼了，你們造反了！（對樓下放槍，高領頭一擁上樓）

高：打死姓李的，不要把他放走了！打呀！

（另外牢裏的人也跑出來，跟樓上跑下來的滙合在一起，屋外的槍聲砲聲響成一片，四面八方傳來嘹亮的軍號聲）

高：姓李的叫他上房跑了。

民：爹，你死得早了，死得冤呀！

高：老弟，別哭了，咱們全活過來了！

民：我要找姓李的報仇！

馬：找姓李的報仇！我認識他家，小子還想逃，逃不掉，哼，咱們上他家去。
民：上他家找去！

王：我也認識他家，我帶你們去，抓住他立個功啊！「立功者受獎」。

（大家一擁而出，想不到解放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包圍這房子了。）

聲：交槍！交槍！交槍不殺！優待俘虜！

（復仇的隊伍忽的轉了回來，不知所措。）

馬：呀！是他們來了，是解放軍來了！

高：大家不要亂，咱們同解放軍一塊兒抓姓李的去！（把奪自自衛隊的槍放在地上，迎上前去）啊！解放軍同志，這兒來！我們是犯人！

民：同志們！到這兒來！

衆：啊！啊！解放軍來啦！

（槍聲，軍樂隊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越來越近，雄壯嘹亮，蓋過一切聲音。）

後記

石家莊解放不久，一個老太太向我們訴說他兩個兒子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十九號」殘害的情形。她最後慨嘆的說：「老百姓的災難說不完，國民黨跟鬼子一個樣……：……現在的好日子可是鳴毛主席給的，使咱一家子團聚了！」她的眼淚與仇恨都牢記在我們心頭，並使我們想到十多年來，我們的同志、同胞被蔣匪迫害的種種；仇恨燃燒着我們，鞭策着我們，才決心要把蔣匪設立特務機關迫害人民的罪惡寫成劇本。

我們長期住在農村，對城市及蔣管區情況很不熟悉。更不了解特務機關的黑暗內幕，以及受難者的性情，於是我們訪問了知道「十九號」內部情形的一些人，以及我們所能找到的「難友」，從他們那裡得知特務在正定解放後的恐慌，以及「肅奸委員會」的混亂情形。另外是「難友」和他們家屬的痛苦與希望，每天由「難友」們給我們上課，經過四十天的學習，記錄了一些素材後，

才開始研究與結構。

在主題思想，素材的選擇，以及表現形式上，都有過爭論。在我們集體創作的過程中，我們最後服從於一個共同的信念——客觀要求。所以當我們相持不下時，就求羣衆來替我們解決。也有時，我們的意見一致了，拿到排演場去，導演或演員通不過，我們就又拿回去，把意見集中商量了又修改。這說明了個人的主觀，在集體創作中是行不通的，這就是考驗！也是向別人學習的好機會。

在表現形式上，我們曾走了一次彎曲的路。最初，我們主觀的認為，只有歌劇最被老百姓喜愛，所以就寫歌劇，可是寫到後面，要解決問題的時候，使戲更集中的時候，歌唱就無法表現急劇變化的內容了！但我們仍寫下去，當第一次寫完，讀給大家聽後，大家一致認為改成話劇較好，這樣又化費了一個多月，得到的教訓是——如果爲了遷就某方面的愛好，而爲某種形式所拘泥，那一定會失敗的。另外，依據我們今天的能力，採用歌劇的形式，還很難表現太複雜的、變化很快的內容或場面。

我們前後共修改了七次，又經「難友」們的指教，和華大文工一團導演、演員們的集體創造，在石家莊前後演出了十二場。得到各方面的鼓勵與幫助。但由於我們生活貧乏，藝術修養差，到今天為止，這劇本還只是演員的提示本，缺點很多，希望讀者看後給多提意見，特別是被「十九號」，和無數像「十九號」一樣毒辣的國特機關所殘害的難友們，給多提意見。

目前蔣匪基本上已完蛋了，我們的血債將獲得報償，但隱藏的匪特，還時時想殘害我們，我們要記住仇恨，加倍警惕。如果這劇本在這方面起一點微小的作用，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欣慰。

一九四九年，八。